

小部队的峥嵘岁月

李明顺口述

我东北抗联三等四师32团，于一九三八年底越过乌苏里江，到了苏联境内的中苏边界地带。其他抗联各部，到一九四〇年底，也大部分越过乌苏里江。

拖到苏联境内的抗日队伍，先后分别集中在南北两个野营里进行整训，同时组成十几个小分队，回国深入敌区，开展游击战争，侦察敌情，宣传群众，破坏敌人设施。战由组织委派，担任了一个小分队的负责人，从一九三九年起，一直战斗到光复。

战斗率领的小部队，是受苏联

红军和周保中等人双重领导的。至于周保中军事领导同志怎样同苏军谈妥对战斗如此安排的，我不知道。但战是东北抗联的人，周保中同志是清楚的，战^已自也知道。一九三九年春天，周保中同志曾任战为他的特派员回国执行任务（如争取活动在宁安一带的山林队头子“九鹿”等）就是实例。另外，金日成等同志都曾给战下达过任务。

小部队的人数是根据任务而定的，有时多些，有时少些。一般情况，一个小部队仅三五人。

小部队的装备也是服务于任务的。有时，小部队直接敌后，以破坏敌

人等及设施为目标，或以打击敌人为主，则配备冲锋枪、手枪、炸药等；有时以侦察敌情为主，小部队除配备必要的短枪、匕首、书写工具外，还要携带电台、伪币、伪证件、伪职人员服装等。

小部队的成员，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抗日战士。他们必备的条件是：必须忠诚于民族解放事业，有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，有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。

每支小部队的每次行动，都有其指定范围。战斗率领的小部队，在六、七年的期间内，先后活动在穆稜、宁安、海林、东宁、汪清一带。

小部队战斗在敌后，因此，它的
活动是极为艰险的，生活是极端艰
苦的。

首先，过边界就很困难。日寇知道
苏联支持我们，也知道我们的队伍大部
分驻在苏联境内，同时，对苏联的威
力，日寇更时刻放在心上。因此，他们
在中苏边界的防范是很严的。一道
铁丝网把中苏两国隔开，日人为巡逻
兵带着猎犬，往复巡逻。在靠近边
界的山林里，日寇还设下了许多特务
据点，作为对付抗日力量入境的第二
道防线。因此，每当我们来到国境
线上时，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观察，
选择最危险要、日伪军防范薄弱的

的地方偷越过来。

战士们上级的联系是紧密的，形式是灵活多样的。有时带着电台，一过敌人封锁线，就向上级发报；有时没带电台，就随身带一只鸽子。当战士们安全地越过敌防线时，或得到重要情报时，就写个纸条，绑在鸽子腿上，让它飞回营地向上级去报告。

越境之后，敌巡逻兵即便当时发现不了战士的足迹，但日久一旦发现，他们或兴师动众进行搜捕，或跟踪追来。因此，在紧靠国境线的那段路上，战士们往往倒退走着，或穿上钉倒掌的鞋，留下的足迹，是示境的方向。有时，为了对付敌人跟

踪，我们就准备一袋子磨背药，几个人负责药引，散放一人，每走一步，就从袋子里掏一把药把足迹填上。有时为了对付猎警犬嗅马跟踪，我们每个人都带往准备一些药末、胡椒粉、辣椒等辛辣物质，当猎犬嗅到我们的足迹时，我们撒在脚印上的辛辣粉末，就嗅进猎犬的鼻腔里，于是猎犬一个劲地打喷嚏，就再也不往前嗅了。有时越境之后遇到了山涧溪水，我们就沿溪逆流而行。当敌人追到溪边时，在附近的对岸，再也寻不到我们的足迹了。当敌人沿对岸上下寻找时，我们早已在溪中向上游走好几里路。散放，选择石头多的地方上

踏石上3岸。经日晒风吹，敌人连脚印也找不到了。有时，我们专门选择大风雪或暴雨^雨的夜晚越境，刚一越过，足迹就被风雪填平，或被暴雨冲刷了，敌人无法寻踪。

我们进出国境，多选择荒无人烟的地方外逃。所以，迷路的事时常发生。我们搞侦察，敌人随身带着指南针。但有时在与敌人急速周旋中弄丢了指南针，就凭自然物的特征辨别方向。次数多了，时间久了，我们逐步积累了一些经验：树木是喜欢阳光的，它的枝杈总是向南伸展；苔藓是喜阴的植物，它多长在树木或山石的北面；鸟兽的巢总是向南而筑的；山神庙的门也

总是向南开的。凭这些自然物的天然标志，即便是在一连几天不开晴的天，或在无月光星斗的风雪夜，我们也能按既定方向前进。

为防敌人发现，我们往之夜间赶路，白天休息。走到哪里天亮了，我们就在哪里找个隐蔽的地方停下来。为防敌人发觉，在没到达目的地前，我们是尽量接^不触外人的。冬天里，饥寒^难耐；夏天里，土地潮湿，蚊虫叮咬，毒蛇猛兽的袭击，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艰险。有时在潮湿的大豆地里趴一天，到晚上，竟然腿脚失灵了。由于夜行，又没有向导，闹到敌人怀里的事情时有发生。

我们行进^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
里，往往一连几天走不出去，出发时
带的食品都吃简用，终于净光。其余
的日子，不管在林海里转悠多少昼夜，
也只能靠山菜、野果填肚子了。有时引
进在长满大松树的“青堂林”里，遍地
厚儿的落叶，踏上去，像海绵似的，
软乎儿的，连草都不长，更不要说长
什么山菜、野果了。找不到吃的，会感
得浑身没劲，两眼冒金花，有时坐不
来歇儿，就起不来了。有时引进在长满
狗枣子、小葡萄的“闹堂林”里，藤
蔓相连，枝杈错综，行动起来非
常艰难，往往一天走不了几里路。
要是在秋天，会好点，还可以摘点狗

枣子和山葡萄充饥；要是在春天刚发芽的时候，就几乎没什么可吃的了。有时饿得实在走不动了，就摘一把^山葡萄叶吃。到了夏天，蚂蚱、蝈蝈、黄蚱蜢等小动物和野菜，就成了人们充饥的东西。有时，误吃有毒植物，脑袋肿得像个小钢罐大，睁眼都很费劲了。

从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五年秋，我带第一支小队战斗在敌后，出没于林海雪原，摸清了许多敌大军的情报，如摸清了宁安、穆稜等县的日伪军部署和特务网头分布情况，绘制了宁安等军用机场的简图，等，为抗战联军配合苏联红军准确地摧毁敌人重要军事目标，提供了依

据。他们还零星地消灭了一些敌人，破坏了一些日伪特务网。光复前夕，战军一支小部队，直接参加了对于解放东北具有重大意义的牡丹江战役。

在云七年的小部队战斗生活中，战们取得过胜利，享受过胜利的喜悦；也受过挫折，牺牲过战友，经受过大自然的煎熬，有过饥寒与痛苦。这一切，都在战的记忆里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，但最使战不忘的，还是以下记叙的几个片断故事。

一、加入中国共产党

在十多年的抗日斗争中，战认识到共产党好，她爱民爱国；国民党坏，它坑国害民。共产党派到东北来，

干部，他们对敌恨，对友和，对人民关
心，爱之如子；他们有胆有识，临危
不惧，视死如归。我对这些同志，
如赵尚志、赵一曼、杨靖宇、刘北丰等，
团结中等人，满怀敬意。我在抗联斗
争中接触了共产党的主张，对照之下，我觉得
抗联中的一些有识之士，如抗联五军政
委李春、参谋长王效明、~~金三~~三等四师政
委金策、^{呼兰}都贵林等同志，都像是共
产党员，但当我问他们时，又都说自己在
照共产党的主张做，还做得很不好。
因为那时斗争残酷，共产党的组织不仅
在地方上是秘密的，就是在部队，
也不公开。长期以来，我渴望加入中
国共产党，但不知向谁提申请。没

办法，我就向李青这些人学，照共产党
的要求去做。就这样，我在抗日的
道路上，跌跌撞撞地走了十来年。

一九三九年春天，我以抗联二
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同志的巡视员，
带领一支小部队来宁安活动。当时在
宁安有一支一百多人的自发抗日队伍，
其首领报号“九彪”。“九彪”对抗联五
军很友好，特别是对周保中同志很敬
服。因为战栗队来此活动，二路军
总部就任命我为驻“九彪队”的
代表，负责做“九彪”的争取工作。
按周保中同志指示，经常向五军
政委李青同志汇报情况，听取他的
指示。在接触过程中，我了解到李

青同志不仅是共产党员，而且是宁安道南特委书记，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总指挥。战高得不行，立即向他提出了入党的要求。他一方面鼓励战坚持抗日，努力做好争取“九虎”的工作；一方面指示战多和常同战一起活动王金铁宇和陈德山谈。由此，战知道了金、陈二同志也是共产党员。

在与金、陈二同志接触过程中，战了解到，他们俩是当地党的基层组织负责人。战向他们俩提出了入党申请。他们俩对于共产党的道理，虽然没有什么青同志知道的那么广、那么深刻，但待人极为诚恳热情，经常同战发生的事，把共产党的道理讲得浅显

易懂。从他们讲的道理中，我明白
了共产党不仅爱国爱民，而且有更
远大的目标——共产主义；我明白
为什么有些人临危不惧，视死如归，就
因为他们共产党员，坚信正义必胜，
战胜邪恶，全人类最终必将获得
解放。道理上明白了，敌对双方存在
的差距也看得更清。从而，我加紧
在抗日的斗争的烽火中锻炼自己，使自
己尽快具备做一名共产党员的条件。

一九四〇年七月八日，我带领部队治
部在宁安县老爷岭东坡上。金铁玉
和陈德山同志来，他们通知我，经
~~陈德山同志~~党组织批准，从今天起，我
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了，并向我宣布了

党的纪律。接着，陈世山同志从怀里掏出，一面镰刀斧头旗，是用三十开红纸做的，插在一棵大松树的老皮上，领战宣誓誓。此刻，战团身之血似乎加快了流动，战之思想集中到了一类：为民族解放，为全人类的解放，奋斗终生，永不叛党！战下定决心：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实践自己的誓言，做党的忠诚战士。

二、“把兄弟”杜烈牺牲

一九三九年春天，战率小部队在守安活动时，结识了猎民赵德明为首的团总梁海（梁子梁景奎（梁黑子），重结为盟兄弟。

那年春天，战率队到守安设，为尽快完成任务，战把小部队分成几个组

分头行动。这就需要有一个便于隐蔽、便于行动、便于生活的部队集散地。为此，战友们同老命岭的山林里四处寻找。

一天上午，战友们发现在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有一间“趟子房”（猎人临时住处）。战友们进了屋。

房主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庄稼汉，脚上的草鞋鞋头已经补过几次了；头上戴着皮帽子，长长的毡耳朝上卷着；瘦小的方脸上长着一对大眼睛，粗笨的双手，正在熟练地修补着鹿套子。他一见战友们几个背枪的进了屋，神色有些慌张，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。他把炕上的东西挪了挪，用茅草条吊起扣土炕，